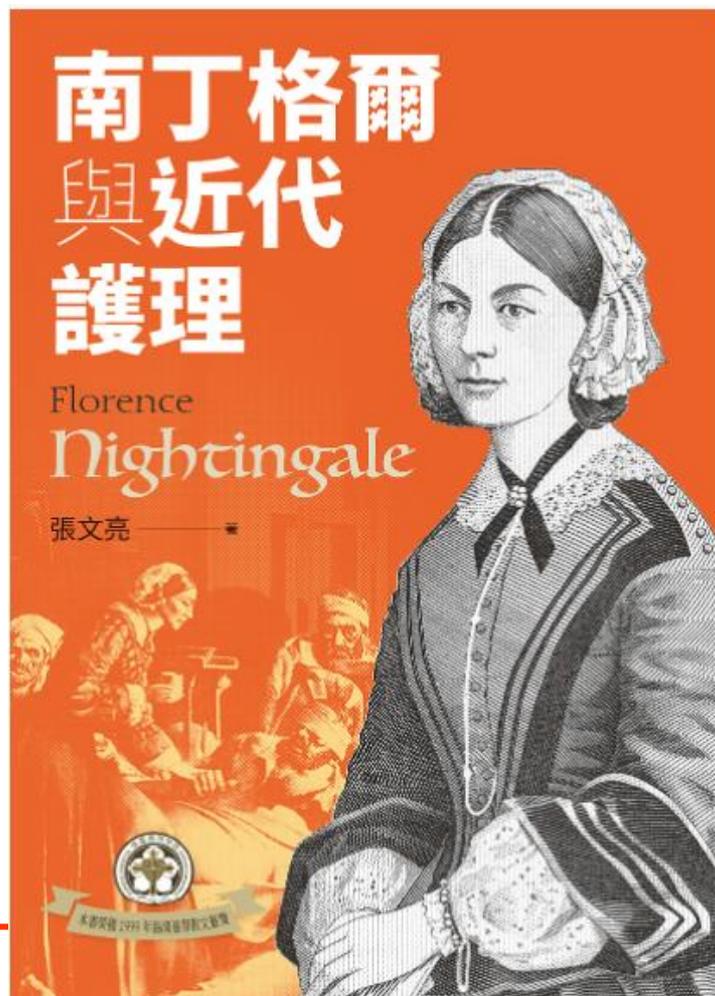


談南丁格爾與近代護理

廖靜珠



生命的價值省思-期末報告

如何投資我們的一生，生命價值的變化以
期待→落實→投資→增資→融資

➤對自己做生命反思與規劃



生命的價值

因為你們的**工作**
是

最貼近人們疾病與痛苦的地方



緣起

- 一八五四年十月九日至十三日的報紙上登載著：「這是一支送死的隊伍。」
- 英國將領只因船隻不夠，又為了爭取時間，把所有的衛生用品、補給品、藥品留在幾百公里外的司庫特里（Scutari）與伐爾那（Varna），在戰場上沒有繃帶、沒有夾板、沒有病床、沒有麻醉藥、沒有藥品，甚至沒有燈油。醫生夜晚就在月光下手術，甚至沒有水喝，因為沒有帶杯子。只有跳蚤、老鼠、蒼蠅、霍亂，成千上萬的傷兵躺在草堆上呻吟、流膿、等死，不斷地有人被拖去埋，又躺下新的病人。
- 『上帝啊！護士在哪裡？水在哪裡？食物在哪裡？……』



傷兵每一聲呻吟都是真實的痛苦

- 在一片互罵聲中，十月十四日有一讀者投書——「我已組成一小隊護理人員，準備隨時出發，我們已準備食物、隨行所有費用，不用國家負擔任何一毛錢，我們只要國家給我一張許可證(國防部長赫伯特)，就可以到最前線去。
- 我不完全相信報紙的報導全屬真實，但是我相信傷兵每一聲呻吟都是真實的痛苦。」這個投書的人就是南丁格爾 (Florence Nightingale) 。



南丁格爾的投書，引來許多的嘲笑

- 海軍當局回答：「戰爭是男人的事，海軍不可能留任何空位給女人。」
- 皇家醫院主席史密斯博士（Dr. Andrew Smith）說：「女性護理人員？我想她們只能陪傷兵喝酒，增加傷兵的娛樂果效。」（在南丁格爾以前，英國的女護士是隨軍妓女的代名詞。）
- 報紙戲稱這一小队護理人員是「小鳥」，有食物就來吃，有困難威嚇來，小鳥逃得比誰都快。
- 南丁格爾不作任何答辯，她相信是上帝呼召她以護理工作事奉祂，以護理幫助人。



護士團成立

- 南丁格爾與三位好友組成女性護士團，布雷絲布立吉（Charles Bracebridge）管財政，西麗娜（Selina）管人事，葛拉克（Clark）管生活。
- 當時許多女士對愛國愛民發表高見，等到要上戰場親自照顧傷兵時，來報名的卻寥寥無幾。不過，南丁格爾堅信一切都在上帝手中，敢來的是有心的人。
- 為了讓護理人員與傷兵、平民有分別，南丁格爾為護理人員設計服裝，樸素、潔白、溫暖又便於工作，白色的無邊帽、無領白上衣、白圍裙、短披風。
- 她收了十四位有經驗的女護士與二十四位修女(38+1)。她一天都沒有浪費，十月二十一日立刻搭最快的軍艦離開，前往克里米亞。(從投書到出發7天)



證明自己是值得被需要的

- 地中海冬天的天氣非常不穩定，南丁格爾與她的護士團過了法國的馬賽後，遇到劇烈的暴風雨，船在風浪中搖晃、打轉，沖上船艙的海浪，沖走了不少貨物。所有的護士在海中暈船，連堅強的南丁格爾也終日在床上躺著，一八五四年十一月四日，船終於進入安靜的博斯普魯斯水道，從這裡就要進入戰火連天的土耳其了。船漸漸靠近野戰醫院的總部所在地司庫特里。
- 在船塢上接待他們的，只有一個英國領事館派來的小官，他手上捧著一大束紅花，說：「英國大使史崔特弗爵士（Lord Stratford）臨時釣魚去了，不能來迎接。」這人手上的紅花與軍醫院外滿地的紙屑、垃圾，顯然不太相稱。南丁格爾依然冷靜。
- 護士們提著行李爬過泥濘小道，到了醫院門口。軍醫指揮官霍爾（Dr. John Hall）、資深醫生曼吉斯（Dr. Menzies），以及戰地指揮官西勒里（Sillery）三人站在門口。他們冷冷的寒暄聲，在黑海寒風吹進城堡破窗的呼嘯下顯得虛無。南丁格爾後來寫道：「護士必須證明自己是值得被需要的。」



我已經規畫好了

- 南丁格爾沿著古堡的長廊走，走廊的一邊堆置軍隊的行軍袋，另一邊的牆壁上滲出斑斑水漬與霉漬，她感到周圍護士們的失望與抱怨逐漸升高。到了北塔，土耳其兵給她們看房間，護士們驚叫：「沒有廚房、廁所、窗簾、床、桌子、家具……。」霍爾的身影忽然在護士後面出現，幽幽道：「設備不周之處，敬請包涵，戰時一切設備以傷兵優先。」南丁格爾道：「沒錯，是應該以傷兵為優先。」霍爾離去前又詭異地說了一句：「空間不大，所以特別在塔頂留一間備用……。」門關上後，護士群集抱怨：「這太不公平，太可惡了，分明是故意的。」
- 南丁格爾冷靜道：「我們必須在最差的環境下，做最好的事情，這一切早在我的預料中，他們正在外面大笑，這些護士明天一定就會回國。我已經規畫好了，一間作廚房，一間作衛浴，一間作書房，一間作儲藏室，兩間作臥房，包括塔頂那一間。現在大家一起動手。」一起工作使人忘記疲乏與失望。不久，上塔頂的一位護士衝下來：「南丁格爾小姐！不得了！我們的樓頂已經住了一個房客！」「房客？」「是一個死人。」南丁格爾與護士上去，看到一個身著戎裝的屍體躺在地上，看其軍階是俄國的將軍。疲乏又害怕的護士大聲抱怨道：「這太過分了，真的太過分了。」



抱怨是無濟於事的

- 南丁格爾沒有說什麼，她請兩位土耳其兵把屍體搬走，然後平靜地說：「現在是我們的喝茶時間，休息一下吧！」
- 南丁格爾事後寫道：「**抱怨是無濟於事的**，我們必須省下體力，不浪費在無益的生氣、責備與不切實際的希望上。」
「省下每一分的體力，**用在邁向任務的達成**。」
- 深夜裡的城堡，老鼠四處爬行，許多角落傳來吱吱叫聲，護士們緊張地傾聽著，南丁格爾嘆了一口氣：「看來連老鼠也期待我們離開，**讓我們好好睡一覺吧！明天還有許多事要做。**」



順服權柄

- 隔天上午，南丁格爾將護士分成兩隊，一隊二十八人留在野戰醫院，另一隊十人前往兩公里外的綜合醫院。南丁格爾要護士們堅守一個原則：「除非有醫生的吩咐，否則護士不得進入病房。」連南丁格爾也表明，她必須服在總醫官曼吉斯的權柄下。
- 結果沒有一個醫生要求護士協助，只聽到醫生在背後嘲笑，連總醫官曼吉斯都說：「真不曉得女人來幹什麼？女人在醫院的目的，不過是讓男性病患更驕縱罷了！」護士們失望得很，回來向南丁格爾報告，南丁格爾說：「忍耐，我們必須忍耐，直到他們要求我們幫助。」



庫存管理

- 南丁格爾把船上載來的補充藥品，每一樣都登記入冊，她發現過去許多的醫藥補品，每一進醫院，就交與無聲無息地自庫消失，她必須善加管理國家霍爾的指揮官害怕，他使藥品自帳目與起來，他的揮手。戰地指揮官西勒里也擔心起來，他的扣下傷兵藥品與配給伙食而得的。
- 他們開始向政府大官寫匿名信函，詆毀南丁格爾。南丁格爾面對的不只是傷兵的貪婪，但她是醫院管順服在這些錯誤的權柄下，因她相信這一切都在上帝



努力克制自己的怒氣

- 一天之內，司庫特里的野戰醫院就湧進五百名傷兵，醫院成了人間地獄。截肢、剖胸、挖腸.....都在沒有麻醉、缺乏消毒的情況下進行，整個古堡充滿著傷兵的慘叫。南丁格爾帶著護士要求負責的醫生曼吉斯：「這些人這樣地痛苦，讓我們來幫幫忙吧！即便協助抬擔架也可以！」曼吉斯在手術台邊冷冷地說：「南丁格爾，英國的士兵是男子漢，又不是小學生。這些痛苦算什麼，妳來幫忙不過是羞辱男性的受苦毅力。他們寧願尊榮而死，也不要受妳們的羞辱！」
- 南丁格爾一言不發地轉身回自己的地方，女護士們大聲抱怨：「這太沒人性了！難道叫我們千里迢迢來，就站在一旁眼睜睜看他們一個一個地死亡？」南丁格爾幾乎被激得生氣，但是她努力克制自己的怒氣。她知道無論如何要忍耐，直到醫生們吩咐她們去幫忙，這是權柄的問題，如果一時熱心去觸犯醫生權柄，曼吉斯有權趕她們回去。



耳聽八方，眼觀四面

- 南丁格爾說：「妳們必須了解，我們是國家軍隊中從來沒有的隊伍。我們不能像一群未經訓練、一不如意就歇斯底里的女性，假如我們這樣，醫院當局有權打發我們回去。雖然在醫院內醫生拒絕我們幫忙，但是在我們的房間，在醫院外面，在醫生管轄不到的地方，我們可以從那裡開始幫助傷兵。」以後幾天，護士們在房間內給傷患綁繃帶，分發乾淨床單，為截肢者製造義肢，為折腿、斷手的繫上吊帶，有的護士出外採購乾淨衣服、毛巾。
- 南丁格爾則在病房內巡視，她耳聽八方，眼觀四面，注意醫院中諸多細節，她相信一定有一個需要可以獲得曼吉斯的同意。但是醫院裡的工作人員、土耳其兵好像接到什麼指令似的，對她都敬而遠之。



由廚房開始改革

- 第一個肯對南丁格爾說出實情的，是醫院的廚師，南丁格爾在古堡最底層、一個幽暗的房間遇到他。那時這位廚師正舉步維艱地提著一個巨大銅鍋，用一條汗黑的手帕在擦額頭的汗水，他對南丁格爾說道：「我告訴妳，女士，我是這裡最累的人，每天要為多少人煮三餐，而且都要照醫生開出的三種配方，真是累人。」他邊說邊拿出一包包的肉片，丟入銅鍋中。當廚師在煮肉時，連綁在肉片上的布一起丟下去煮，而這些布是撕下的軍服，上面有的仍血漬斑斑，南丁格爾問道：「請問，為什麼肉要用這樣東西綁著？」他說：「為什麼？因為醫生定下不同的口糧配方，就指定用不同的布來綁，我也看不懂配方，就認綁不同顏色的布，通通丟下去一起煮。甚至有時包來的有草桿、繩子、鐵絲、吊勾。反正這些東西最後全沉在鍋底。」
- 南丁格爾開始明白許多傷兵其實不是死在傷口，而是飲食衛生與缺乏營養。南丁格爾再問道：「那麼醫生指定的三種配方是什麼？」廚子聳聳肩：「我看不懂，所以通通混在一起煮，有人給一碗，有人給半碗，有人給一湯匙，這也是三種配方。唉！許多人只喝一湯匙，因為他們胃痛沒胃口，真可憐喔！」

司庫特里野戰醫院的食物改觀了

- 儘管曼吉斯醫生看不起女護士，不過在醫術上他的確是一流的，開刀的效率、治病的熱忱、充沛的體力都令人敬佩，只是醫院病人一下子膨脹到兩千多人，他的耐力已經撐到體能的極限，快要不勝負荷。
- 南丁格爾在病房裡找到他，就直接說：「曼吉斯醫生，我知道您不允許我們在病房裡工作，但是我們可以在廚房幫忙，廚子已經忙不過來了，我們可以調配理想的食物，例如一點葡萄酒、牛肉、葛粉、米、椰粉來加強病人的胃口。」南丁格爾看到曼吉斯額上的皺紋愈來愈深，趕緊補上一句：「所有的食物配方都會先得到您的簽字許可，才去烹煮。請讓我們幫忙吧！」曼吉斯醫官心想，已經忙得喘不過氣來了，這女人還來煩他，也許差她去廚房，讓她有事忙，他就可以安靜工作。「好吧！」曼吉斯醫官答道：「假如妳要的話，妳就去那裡做吧！不過不要忘了，妳的食物配方要填上表單，得到我的簽字才許可！」南丁格爾點頭答應。儘管許多人抱怨一大堆的表格、簽字使工作滯礙難行，但是她已在這一片泥濘地中，看出第一塊女性護理人員的合法立足之地——廚房。



危急識真情

- 一八五四年的冬天，好像特別寒冷，在這印克曼（Inkerman）之役，雪地裡倒下一萬五千多具年輕的軀體。一個傷兵倒在司庫特里醫院門口，沮喪地哭著：「滾開！你們都給我滾開，讓我死吧！求求你們，讓我死吧！我全身髒得連我的媽媽都不敢碰我！」醫院裡一下子湧進四千名傷兵，人手根本不夠，整個醫院管理系統完全崩潰，曼吉斯醫生在走廊中緊張地大叫：「所有人都出來幫忙，.....對了！南丁格爾的護士團！南丁格爾，妳在哪裡？」南丁格爾站在他後面，冷靜道：「我們在這裡，等候你的吩咐！」「快！快！來幫忙.....」緊急之時的真實需要，沖去了對女性護理人員主觀的偏見。護士們的行動像是一股神聖的旋風吹入擁擠的病房。
- 南丁格爾夜以繼日地照顧病患，有時連續站著工作二十四小時。南丁格爾寫道：「醫院是顯示一個人是天使或魔鬼的地方，在這裡需要有天使般的善良心腸，獅子般的充沛體力。在這裡可以看到有人辛勤工作，但也有人抱怨早餐沒吃飽就不能去病房。」



逐步建立醫院管理

- 南丁格爾對病人的照顧，日後被許多人歌頌，其實南丁格爾最傑出的，不只是她的奉獻與愛心，而是無論事情有多忙，她永遠看清楚最重要的目標在哪裡，忙碌並沒有模糊她對問題癥結的判斷。
- 一八五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，南丁格爾看出整個醫院管理制度出了問題，她寫道：「每一個人都盡了自己的責任，結果是什麼事也沒有做，因為不專職。當阿馬河的瘟疫——霍亂在醫院散布時，醫院是要什麼就沒什麼，能夠醫治的醫生沒有權力買藥，能夠買藥的軍需處沒有權力編列預算，能夠編預算的不能直接去採購，能夠採購的人不知道要什麼藥，知道買什麼藥的人，不敢違紀向黑市採購，負責軍紀的將軍只負責打贏，不需對士兵負責……，這裡的人已經被訓練到做事不用大腦、做事情像玩躲避球的大孩子。管事權力無窮大，做事能力無限小。最後就把一切的不幸，歸給受苦的士兵，誰叫他們不勇敢？誰叫他們命不好，生在亂世！難怪這裡的士兵，連醫生、看護都在酗酒；對不幸的人，酒好像是最後的慰藉……，其實這些理由都是僵化制度下的藉口。『勇敢』不過是把人當芻狗踐踏的口號罷了。」



改善計畫

-但是在現有的壓力下，對醫院制度過大的更改，將是更大的混亂，只能在現有制度下，慢慢改革。」
- 南丁格爾將所看見、所思索的改善計畫，一件一件地在信中告訴國防部長赫伯特，這些建議後來都成為醫院管理與配置的先河，例如：醫院庫存貨品（病床、家具、毛毯、藥品.....）的管理，病人飲食流程的改革，開藥與配藥次序的建立；醫院醫生護士不斷再接受訓練的制度，手術房的維護管理，醫院太平間的設立，解剖標本室的建立與研究，以醫學統計分析病人檔案。
- 除了看護病人之外，南丁格爾自願負責洗廁所與病房地板。她寫道：「愈沒人管的地方、愈沒有人要做的事，愈是我們可以首先工作的地方。一個踏實的人，總比別人多做一些自己額外找來的工作。」



出錢出力/全力以赴

- 南丁格爾又買了一大台蒸氣鍋爐，替病人洗衣服，連那位最反對她的曼吉斯醫生都對她笑了，並說：「喔！這實在太麻煩妳了！」她又改善搬運病人的交通工具，以自己的錢大量買各式補給品，後來醫院流行一句話：「缺乏東西，找南丁格爾就可以解決。」
- 她獲得陸軍最高當局的委派，負責醫院擴建工程，她指揮兩百名土耳其工人，建立一間由供水到廚房一流的乾淨醫院。一位主治大夫馬格瑞格（Dr. McGrigor）說：「全世界如果有這種護士，一百個、兩百個我都要。」
- 南丁格爾與護士團的工作流傳在整個克里米亞郡，他們稱這是「南丁格爾能力」。



護士的內鬨

- 南丁格爾到司庫特里後，英國國防部長又批准由**史丹麗**（Mary Stanley）女士率領的護士團前往。這個護士團裡面有九位貴夫人，二十二位護士，十五位修女，一位神父。史丹麗本人也是一位權貴夫人，曾受過一些護士訓練，她認為只要有貴夫人前往探視傷兵，傷兵就會神奇地好轉；她對看顧受苦的人，有一種**高度的宗教情懷**——這是向他們傳教的好時機。因此，這個護士團定義她們的**主要任務是「安慰傷兵的心靈」**。
- 史丹麗護士團搭乘專屬的「埃及號」輪船才到，就立刻出了問題。她們堅持醫院要**安排舒適的住處**，才能下船。



護理訓練的重要性

- 當時只要她們自己洗刷房間地板，院方仍有空房間。但史丹麗立刻拒絕，她提出：「護士是安慰病人心靈的工作，不能刷地。」她們就住在船上，不久又要求院方替她們付船費，因為她們沒帶錢來，史丹麗提出：「**護士是醫院的聖職人員，以傳教為主**，所以院方理當負責一切費用。」院方拒絕這種突來的「宗教性的訪問計畫」。史丹麗提出院方對宗教性探望與服務的冷淡，她可以立刻**公諸報社**說：「**院方要知道，如果拒絕天主教的修女服務，等於拒絕天主教；拒絕聖公會的護士，等於反對聖公會；拒絕長老會的護士，等於反對長老會.....**。」院方發現這批新來的護士得罪不起，於是請南丁格爾幫忙。
- 南丁格爾**告訴**史丹麗：「護士到醫院來只擔任傳教的職務，是一種不負責的做法，**護理工作應該以關心人的身體，為工作的第一優先**，至於病人的心靈關懷，那是病人自己的體會，.....**絕對不能本末倒置**。」這些話引起史丹麗與隨行的**古菲神父**（Father Michael Cuffe）、**布利吉門修女**（Mother Bridgeman）等負責人的強烈反對，反辯道：「病患的生命已經瀕臨死亡邊緣，必須要有人給他們施洗，帶他們告解，**為他們禱告，這是人最軟弱、最容易接受宗教的時候**。」



反對因信仰把病人分門別類

- 南丁格爾是個敬虔的基督徒，她堅信護理工作來自上帝的呼召，但是堅決反對以自己的信仰把病人分門別類，她在這一點上無法退讓，否則日後的護理制度，會被不同的宗教之爭弄得崩離析。
- 她反對護士強迫病人接受某種宗教，她以長遠的眼光看出，宗教不該給醫護人員有這種醫學範圍之外的權威，南丁格爾寫道：「如果醫護人員這樣做，整個醫療體系會建立在一個錯誤的根基上，宗教會跨越醫學尚不能決定的灰色地帶，而給病人的病因遽下斷言。」
- 南丁格爾一生中訓練了許多護士，她用人以前，不看對方是屬於哪個宗派的，她也不接受任何宗教組織的推薦函，南丁格爾寫道：「宗教背景不能成為一個護士好好工作的保證。」她又寫道：「對宗教的熱忱不能遮蓋對醫護知識的認知，太有愛心與照顧病人的意願，不能取代接受『護理訓練的必須性』。」南丁格爾給護理工作立下一條鐵的定律：「只有受過正式護理教育與訓練的人，才能擔任護理長。任何宗教人士、婦女、有名望的人、醫生的配偶等，都不能越俎代庖。」



護士團的分崩

- 史丹麗說：「妳對護理訓練的期望太高了。我認為只要有愛心就可以彌補一切不足。妳知道嗎？整個後方都在談論妳在這裡的貢獻有多大。我告訴妳，只要妳能做到的，我都能做到，而且做得比妳更好，看啊！這是國防部的委任書，我就不怕醫院的主治大夫能怎麼樣……。」
- 史丹麗接管後，有些護士爭吵如何給病人施洗，全身浸水或點水？有的護士只照顧與自己同一宗教的病人，有些愛爾蘭的護士只照顧愛爾蘭人；英格蘭的護士只照顧英格蘭傷兵，有的甚至只照顧自己的同鄉，有的護士寵愛較英俊的傷兵，為他們調製小點心，甚至向醫師爭吵以取得更舒服的待遇；有的護士動不動就抱怨，多承擔一點工作就變臉；不同宗教的護士發放不同宗教的刊物，甚至彼此攻擊；有的護士聲稱有聖靈的感動，比醫生診斷更有權威。本來只是護士吵，後來醫生也參與，病人也加入，整個醫院成了神學爭辯場、宗教裁判所。
- 這段期間，南丁格爾什麼都沒有做，只靜靜記錄這一切慘痛的事實。



堅忍背後的代價與成就

- 一八五五年一月中旬，國防部長赫伯特來信，提到自己的疏忽、錯誤，以為愈多護士愈好做事，沒想到不稱職的人反而礙事，他要求所有護士、貴夫人都要服從南丁格爾的指揮。南丁格爾立刻送走不稱職的護士，拆毀不同宗教的小圈圈，重新調配工作群，把不同宗教的護士放在一起，禁止護士比醫生早下病情診斷，禁止護士酗酒……。
- 南丁格爾的鐵腕作風，引來許多宗教人士的辱罵，如古菲神父說：「妳比希律王更殘忍，這等於是強迫聖母馬利亞在沙漠裡逃亡。」也有基督教徒罵：「南丁格爾應對一切的後果負責。」
- 南丁格爾知道這些護士、貴夫人回去將帶來的風暴，但是她對留下的稱職護士說道：「我不是那種被人批評就會改變的人。」在後方的爭吵中，英國維多利亞女王親自出面，支持南丁格爾，並給她寫信道：「我深知妳的勇敢與自制，並且幫助了無數傷兵。」這才平息了一切糾紛，而且規定任何宗教人士，若要在醫院參與醫療行為，必須經過專業的護理訓練。



世界紅十字會/軍人公墓

- 在南丁格爾的影響下成立的世界紅十字會（Red Cross），**銀行家杜南**的呼籲：「**傷患無國界**！生命誠可貴，應該成立國際中立組織，招募志願性的醫護人員，照顧戰區的傷患。」
- **英國紅十字會的會長林謝爵士**（Lord Loyl Lindsay）請教南丁格爾，如何找到理想的護士？南丁格爾回信道：「要從事這種工作的人，不能對護理只抱著一種浪漫的憧憬，而應該是**喜歡親自辛勤工作的人**。**堅毅的個性、單純的性情**，是絕對必要的。在醫院工作，是一場永無止境的爭戰，不是一時熱心就能勝任，必須委身，去注意一千零一個細節，有時看到一千個細節，但是忽略了一個，可能就決定了一個人的生死。
- 她同時上書給**英國維多利亞女王**（Queen Victoria），要求建立**軍人公墓**，而非就地草草掩埋；病亡家屬的尊重與通報，與傷兵在就醫期間享有的全額軍餉（以前傷兵沒有薪水）都獲准通過，並成為後來世界各國效法的制度。這些制度的背後，是對人深度的**憐恤與尊重**。
- **一八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戰爭結束**



真正的呼召

- 南丁格爾寫道：「真正的呼召，不是表現在一個人宗教式的狂熱，去摧毀一切現有制度而自居衛道，而是對現有權柄、制度的順服，再去改革。
- 虛浮的宗教情操是為了表現自己的英雄形象，或是換取未來的榮耀；
- 真正的信仰，卻帶來對他人的憐恤與對世人福祉的思索。



南丁格爾與克里米亞之役

- 護理人員的工作才是真正的藝術。
- 抱怨無濟於事，我們要省下體力，不浪費在無益的生氣、責備與不切實際的希望。
- 一個踏實的人，總比別人多做一些額外找來的工作
- 真正的呼召，不只是表現在個人對宗教的狂熱，而是對現有體制、權柄的順服。
- 護理人員的價值，無法靠一個人的力量來證明，而是靠團體的力量，每一位護士都有其一份貢獻。
- 管理不好的醫院，是病人的刑場。



錯誤的處置/詆毀風暴

- 沙史伯利（Salisbury）是一個能幹的護士，她的工作能力深得南丁格爾的信任，當英國後方龐大的捐款需要有人管理時，南丁格爾任命沙史伯利小姐擔任會計。沙史伯利開始偷錢，販賣從倉庫偷來的補給品，她的胃口愈來愈大，又雇了兩個馬爾他的土著，替她搬運醫藥出去黑市販賣，等南丁格爾發現時，損失已經難以估計。沙史伯利當場跪下，抱著南丁格爾的腳，痛哭流涕，捶胸頓足，祈求原諒。南丁格爾一時心軟，想要原諒她。這時波利特爵士（Lord William Paulet）來到，以他多年從商的經驗，他說：「絕對不能用一個已經會偷錢的會計，應該立刻扭送她去官府。」沙史伯利一聽，哭得更大聲，俯伏在地，像隻搖尾乞憐的狗。她與南丁格爾工作多時，知道南丁格爾能扛下千斤萬斤的壓力，但是擋不住護士的淚眼哀求。因此南丁格爾又犯了一個錯誤，沒有將她移送法辦，也沒有寫下評語，就讓她搭下一班船回國。沙史伯利一回英國，就寫信給報社與國會議員，詆毀南丁格爾。沙史伯利實在精明，她發現不斷捏造小道消息，可以獲得巨大財富。當時執政的帕默斯頓爵士支持南丁格爾，他的政敵立刻以詆毀南丁格爾，企圖重獲政權。另外，《泰晤士報》也支持南丁格爾，別的報紙便重金收購沙史伯利的謊言，與《泰晤士報》一別苗頭。可憐的南丁格爾，在以後的三十年，她都脫離不了這詆毀之言的風暴。



「南丁格爾誓約」的起因

- 一八六〇年到一八八五年，南丁格爾護士學校的畢業生，帶出的影響已經遍及全世界。護士教育已經被視為一種優秀、有益於培養護理人員的訓練，成為護理人員已經被社會大眾接受為一正面的職業形象，與幫助人群的專業技術。一八八六年英國醫院協會（Hospital Association）提出：「護理是一種職業，當然需要考核、登記，才能保持護士職業的水準，並能保障護理人員的福利……。社會上的律師、工程師、醫師都需要證照，何獨護士不需要證照呢？」英國護士協會（British Nurse Association）支持這一個議案，政府當局也呼應：「政府在預算上將全力配合，協助有證照的護士。有了證照的護士就稱為『皇家護士』，是被國家承認的。」
- 南丁格爾卻對護士證照提出意見：「證照制度的背後是一種社會經濟在主導的運動。看起來證照制是一種保障，事實上是把護理人員放入商場的買賣交易中。一旦接受證照制，投入護理將不再是護理人員內在的呼召，而是外面市場的需要。護理不再是終身學習的教育，而是一次證照考試的認定。整個護士學校的教育會淪為證照考試的補習班。證照考試只能考出技術，豈能考出護理人員的品格？證照只能證明一個護士在人生的某一個很短的階段適合當個護士，豈能證明一生都能作護士？證照如果是保護護理人員的權益，是哪些護理人員的既有權利？」



南丁格爾誓約 (The Nightingale Pledge)

- 第一，把南丁格爾這個名字，改成**形容詞**，以後**只要一談到南丁格爾，世人就想到護士**，只要一談到護士，就會聯想到南丁格爾。
- 第二，**降低證照考試的要求門檻**，使證照考試只是一種資格的認定，而非**少數人權益的把持**。」
- 第三，讓護理證照的認定，在一個國家之內可以**跨越區域性**。」只要在一個地區通過了，在其他地區也可以被承認，免得護理人員在A區考過試了，到B區擔任還要再考一次。
- 第四，是在護士學校裡建立儀式典禮，**讓護理學生知道護理的神聖可貴**，就是「南丁格爾誓約」(The Nightingale Pledge)。**這一個誓約並不是南丁格爾寫的，是另一個支持南丁格爾教育理念的人，美國底特律 (Detroit) 城哈伯醫院學校 (Harper Hospital School) 的護理主任葛莉特 (Lystra E. Gretter) 寫的**
- 「余謹以至誠，於上帝及會眾前宣誓：終身純潔，忠貞職守，盡力提高護理職業標準，勿為有損之事，勿取服或故用有害之藥，慎守病人及家務之祕密，竭誠協助醫師之診治，務謀病者之福利。謹誓。
- 這一個誓約使學生們記得：「**護理是一種科學，也是照顧人生命的藝術**。」與南丁格爾所說的：「**護理是熟練技術的手，冷靜看出細節的頭腦，愛與溫暖的心**。」
- **護理會不斷的進步，但是護理的精神是不改變的。**



F. N. ， 1820年5月12日 — 1910年8月13日

- 一九一〇年二月，南丁格爾已經逐漸陷入昏迷，她在意識清醒時，要求看顧她的「小護士們」唸《聖經》裡的詩篇給她聽。她在昏迷時常常唸著過去學生的名字。有一天她忽然講到：「原來天堂的天使，不是在花叢中飛翔，而是像小護士們一樣，**在清洗病人的腳**。」
- 一九一〇年八月十三日，南丁格爾在睡夢中逝世。她死前立下遺囑，不要任何的葬禮，她的墓碑上不要寫上任何功蹟，只刻寫著她名字的縮寫「F. N.」
「生於一八二〇年，死於一九一〇年」。

